



1966 年 3 月 1 日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

本期出 8 版

每份一角



本期特闢三八國際婦女節專欄

向行動黨挑戰 來個公平民主的大選

獨裁的李光耀集團策劃了高、蔣等人的一連串背叛左翼和人民的事件，這些事件除了徹底暴露叛徒的面目，使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淪為可憐的小丑之外，並沒有給他們自己增添什麼光彩，也沒有給獨裁的李光耀集團多撈什麼政治資本，更沒有損毀真正左翼力量的正義立場和政治聲譽。正由於叛徒面目的大暴露，正是由於叛徒行徑引起了群眾的普遍不滿，所以，行動黨也就很難叫他們賴在所謂“國會”里充當“忠實的反對黨”，當行動黨的獨裁專制的遮羞布。在這種情況下，行動黨政府被迫宣佈乞羅卜、巴爺里吧和蔡厝港三個選區議席的空缺，同時以三月一日作為補選提名日，再上演一次“閃電”選舉的鬧劇。

對於行動黨政權下的議會選舉，星加坡人民已經領教過不只一次了。人民群眾是不是反對一切選舉呢？不，人民贊成，歡迎並且要求舉行公平民主的選舉，反對對，冷淡甚至杯葛不公平不民主、由反動派一手包辦的選舉，這就是全星人民對議會選舉的態度，也是星洲左翼對議會選舉的態度，這表明左翼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是同人民站在一道的。

很明顯的，參加不參加議會選舉，與其說是取決於左翼與人民，不如說是取決於行動黨。這就是說，左翼參加議會選舉，那就要看行動黨政府尊重不尊重民主，開放還是不開放人民的出版、言論和結社自由，保障不保障反對黨議員的人身自由和應享有的權利。如果行動黨政府繼續動不動引用“公安法令”無理扣押反對黨人員和民主人士，如果行動黨不肯釋放左翼人士、左翼領導人、和反對黨議員，如果

行動黨繼續壓制人民的出版、言論和結社自由，如果人民選出的議員可以任意加以扣押，那麼，誰要參加這樣臭的選舉呢？誰還能對這種“議會民主”具有信心呢？

現在，行動黨仍然繼續拘留包括社陣秘書長林清祥在內的一百多位愛國人士和反對黨黨員，並且還繼續伸出魔爪偷偷地逮捕左翼工團的重要負責人（如最近相機拘留了“木聯”的總務、“咖啡工聯”的宣教主任和“金銀業工聯”的副總務）；反對黨議員連在自由的選區召開群眾大會的權利都被剝奪，而這種權利甚至在美國和英國也是被承認的；被行動黨無理封閉的十一間校友會不僅沒有恢復其註冊，甚至連它們的會員參加其他社團的活動的權利也被剝奪，行動黨的獨裁真可謂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它不僅可以同聯盟政權的獨裁媲美，就是同南越的美國傀儡相比，也毫不遜色。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左翼參加了所謂“選舉”豈不是承認了行動黨的“選舉”是公平民主的嗎？既然我們認為“選舉”和“議會”是不公平不民主的，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參加“選舉”呢？很顯然的，左翼除了抵制這種不公平不民主的選舉以外，不可能有別的正确選擇。

我們抵制選舉，絕不是消極的，而是表明我們不滿行動黨的獨裁專制，表明我們決心堅決地同行動黨獨裁政府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表明我們決心更緊密地依靠議會外的人民群眾的力量，削弱、孤立從而進一步打倒獨裁反動的行動黨政府，然後配合馬來亞聯邦人民共同為實現一個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而奮鬥。

（轉入第 3 版）

辨別真偽謹防假冒



所謂“新左翼政黨”是何貨色？

自發生蔣清潭和高棋生背叛人民與左翼的事件以來，就有了將有新“左翼政黨”出現的傳說。最近，這種傳說越來越多，甚至在行動黨控制的報章上也透露了有關的消息。據說，這個在母胎裡操動的嬰孩——新“左翼政黨”是由一批所謂“脫離社陣影響的”左翼“工團領導”的政黨。另外還有消息說，在星加坡奄奄一息的聯盟黨，最近正準備重振旗鼓、死灰復燃。這樣一來，一個扮演“左”，一個“扮演右”，一齊登上星加坡政治舞台，似乎有一些戲可看。到底它們要演什麼戲呢？誰是幕後的導演呢？這是值得注意的。

先談一談右派的聯盟打算改裝的問題。這個在星加坡奄奄一息的反動政黨，早已被人民趕出政治舞台，但是，聯盟黨內的政客們却心有不甘，竭力想重新擠進政治舞台。由於聯盟黨過去的名聲太臭了，所以，這次的重新粉墨登場，不得不改頭換面，打算把巫統排斥掉，以“華人政黨”的姿態出現，以便“適應”星加坡的環境。星加坡人民非常清楚，聯盟黨的班底是人民聯盟，而人民聯盟的前身則是勞工陣線。它變來變去，總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這就是：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玩弄種族主義、同行動黨爭奪當帝國主義首席奴才的地位。據說，聯盟黨打算搖身一變，變為“社會民主黨”，但是，人民雪亮的眼睛，不難看出其本質，它充其量也只能在政治上扮演一個過場的丑角。

盛傳中的所謂“新左翼政黨”又是什麼貨色呢？為什麼已經有了兩個久經考驗，在人民當中具有巨大影響的左翼政黨（社陣與人民黨），還有人想搞“第三左翼政黨”呢？

衆所周知，社陣為了抗戰行動黨摧殘民主和壓制輿論的法西斯行徑，為了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爭取無條件釋放政治拘留者，曾經抵制了行動黨把持的所謂“第一屆國會”。這樣一來，行動黨通過議會辯論來粉飾民主、欺騙人民的陰謀就不能得逞。行動黨被迫開了一次沒有反對黨參加、由自己“包吃”的“國會會議”。肯動腦筋的人都要問，是什麼原因導致社陣抵制國會呢？這一問，就會使人認識行動黨獨裁專制的本質，這就使行動黨獨裁的真面目赤裸裸的暴露在人民的面前。

在“國會”開會期間，行動黨的一些後座議員還被指使冒充反對黨，同前座議員進行裝模作樣的“辯論”，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他們不過是在利用所謂“莊嚴”的“國會會議”來訓練口才吧了。社陣的這一着，正好擊中行動黨的要害，使行動黨狼狽不堪。

行動黨懂得，老是由行動黨後座議員扮演著反對黨的角色，很難演得逼真和出色，也無法吸引觀眾。如果有個能聽話的，偽裝左翼的反對黨出來取代社陣議員的

地位，在“國會”里同行動黨對戲，這就比較容易偽裝民主，比較容易掩蓋其獨裁的真面目，比較容易欺騙人民。

要去那里找一些人來搞一個聽話的、偽裝左翼的御用反對黨呢？這倒不太難，如果不計較這些人名聲的好壞和威信高低，馬馬虎虎是有的。比如那些承認行動黨和帝國主義所搞的假獨立、支持行動黨的外交政策的人，還有那些想同行動黨做某種程度的合作、幻想行動黨會實行“開明”政策的人，都是夠資格出面組織所謂“新左翼政黨”的。這些人當然可以標榜社會主義、標榜“左翼”、標榜“反對”行動黨，這沒關係，標榜而已，不是真的。但是，有一點是行動黨一定抓緊的，也是人民和真正左翼必須注意的：那就是這些所謂“左翼”人物接受假獨立。

行動黨說：你們什麼都可以反對，只要承認我的獨立是真的就行了。

偽裝左翼的人說：對於行動黨我們什麼都“反對”，只是承認它的獨立是真的而已。

人民和真正的左翼說：如果承認所謂獨立是真貨，那麼其他一切反帝反行動黨都是虛偽的、騙人的。因為星加坡的“獨立”，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承認了行動黨的“獨立”，就等於否認“獨立”是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一項陰謀，也就等於承認行動黨政府是有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權，就等於承認行動黨政府的“不結盟”外交政策是真的，然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所謂“獨立”的星加坡，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受英國和“馬來西亞”的約束，星加坡“退出大馬”時所公佈的“獨立協定”就清楚說明這一點；英國龐大的軍事基地和上萬名英國軍隊駐紮在星加坡，清楚地說明了星加坡在軍事上、國防與內政上也都沒有真正的獨立自主。

由此可見，承認了星加坡的“獨立”，就不可能真正反對英國基地，不可能真正反對英帝國主義，也不可能讓實行動黨同英帝國主義勾結，不可能說明行動黨是為英帝及外國壟斷資本服務的政黨，這也



三八 國際婦女節五十六週年紀念專欄

姐妹們 動員起來 投身到反殖反帝隊伍中

三八國際婦女節，這個富有戰鬥性的節日，這個姐妹們用鮮血凝成的日子，終於在我們的渴望中到來了，每年“三八”的來臨，總使我們憶起許多過去姐妹們創下的偉大事績，和許許多多為這些事績而犧牲的英雄先烈，這些事績給我們帶來無窮的力量和鼓舞，作為我們參與社會革命運動的有力支柱，我們希望這種精神能永遠在姐妹間萌芽壯大，並指導着婦運的迅速發展，而不是只在“三八”到來時，就喊喊吧了！而應當以實際行動起來，積極投身到反帝反殖的鬥爭隊伍里與兄弟們並肩作戰。

我們知道，婦女問題是個社會問題，而我們今天的社會，是處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時代，由於這種萬惡殖民主義的遺毒，致使廣大的姐妹們遭受了重重的迫害，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所以身為現代的婦女們，為了整個社會的改革和建設，更為了切身的自由平等與徹底的解放，我們必須要有無比的信心勇氣和毅力去肩負起這艱巨而神聖的使命。

今天，星加坡在英殖民主義者的安排下，在東姑李光耀反動集團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下而退出了“馬來西亞”而宣佈其自行“獨立”，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獨立”的星加坡與“馬來西亞”時期的星加坡並沒有兩樣，人民的生活仍然是苦不堪言、失業者仍然處在失業中，被扣留的政治犯仍是繼續被扣留着……英國的軍事基地仍然留在，經濟大權

與政治大權還是操縱在別人手裡……這一切的一切，足以說明星加坡的獨立是“假”的，是無法給人民帶來絲毫的利益的；我們還可以看到，就是反動的行動黨政權，為了挽救及延長其垂死的政治壽命，而採取了更高的、更殊酷的法西斯手段來統治星加坡人民，他們將南大變質、封閉校友會、毆打和逮捕南大同學與職工領袖、而且頒佈所謂“職工會修正法案”、“工業關係修正法案”、“工作准証”、“小販執照”，這些反動、反人民的措施，其最終的卑鄙目的，無非是借此來迫害左翼運動和鎮壓人民的反抗怒火；同時更無恥的，就是利用極少數的政治扣留者的變節和蛻化的行為而壓迫他們發表詆毀左翼運動的反動聲明，妄想通過這個來挫敗左翼運動和打擊幹部的斗志，但是我們要告訴反動派，具有優良鬥爭傳統的星加坡人

民是不會被這些貌似強大的瘋狂囂張所嚇倒的，我們有信心相信：背叛人民的最終是要死亡而信賴人民的最終一定會新生。

姐妹們！當我們認識了婦女問題是個社會問題後，那麼，我們就應好好關心局勢發展，團結起來，動員起來，以便對國家、對政治前途負起重大的任務。讓我們和所有的人民站在一起，堅持反帝反殖，反壓迫的鬥爭，唯有通過這條道路，才能真正徹底解放切身的痛苦。婦女解放萬歲！



(接上第1版)

向行動黨挑戰 來個公平民主大選

我們不怕選舉，也不怕行動黨的高壓行動，選舉嘛，就來個公平民主的大選，這樣的大選應當按照社陣提出的八大條件進行（見陣綫報第167期）。

我們要在這里向李光耀集團發出挑戰，要求行動黨政府馬上來個公平合理的大選。如果行動黨不敢這樣做，不願接受社陣提出的合情合理的選舉條件，那就進一步暴露它不敢真正面對星加坡人民、不敢讓人民享有充分民主自由的虛弱實質。如果行動黨不改弦更張，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的話，那就不能怪我們左翼不肯奉陪它的所謂“選舉”了。人民看待這樣一場包辦的“補選”，就像看一場毫無意義的、索然無味的鬧劇一樣！

談婦女爭取合理生活條件

★小紅★

三八國際婦女節是一個世界各國婦女值得可歌可泣的日子，它象徵着婦女的共同願望——解放，自由和平等。因此各國婦女都不斷地追念着這偉大的節日，尤其身處於殖民地國度中的婦女，由於本身遭受到悲痛的生活，殘酷的壓迫，因此她們對這節日更具深厚的感情。

其實，我們除了以熱烈及愉快的心情來慶祝這節日之外，更應該在集體的生活實踐中實現這節日對我們提出來的要求，這樣才不會使到慶祝這日子的意義僅停留於形式上，而不能更進一步地，更有行動性地把本身的抱負兌現於工作或生活的崗位上。

婦女的全面解放固然是和整個社會革命分不開的，但這意思並不等於生活於不合理社會中的婦女就不應該要求解放，要求擺脫壓迫，反之，姐妹們完全有理由逐步通過集體的行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逐步地使自己的生活在更合理，也許這些要求並不是我們最終理想的目標，但如果不是這樣逐步地提出要求，逐步地實現要求，那麼最終全面解放將怎樣來到呢？顯然是不可能的，一切理想都不能憑空而來的，而是一級一級地實現的。

這是我們婦女應有的認識，有了這種認識，我們才不會盲目地，消極地將自己的生活遭遇徹底歸罪於社會（當然社會的組織是我們生活不合理的基本因素），而完全忽略了本身能夠爭取到的部份平等，忽略了這項逐步爭取的意義，例如在工廠裡的我們，應該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要求，這就是基於逐步爭取生活合理化，爭取婦女解放的集體原則，如果我們將男女同工同酬的要求寄望於社會革命後才提出，而且認為這項要求唯有在合理中才能提出，才能實現的話，那就完全錯誤了。

同樣地，生活於家庭中的婦女也應該根據集體的情況逐步改善生活環境，腦海中絕不能存有這樣的觀念：“嫁了人，算了，反正女孩子就是養子侍夫的。”如果這種觀念不剷除，婦女將一輩子也翻不了身，也將一輩子留於家庭中。不容否認，生活於我們這種不合理社會中的婦女，她們一旦結了婚（其實每一個人都會結婚）家務使她們加重一層層負擔，剝奪了她們一部份時間，這種情況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但它並不等於說你完全沒有條件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在更合理，至少你可以使到你的家庭生活充滿着一種新的氣息，夫妻的關係達到合理的關係，教育孩子具有新的思想、更進一步你可以利用時間閱讀內容進步與健康的刊物，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當然最理想的是：利用時間參加到組織裡去，利用僅有的時間獻身於群眾的工作，發揮自己的力

量，集合集體的力量來爭取婦女的解放。

婦女的全面解放工作雖然是一項社會的革命任務，但婦女能夠在各方面逐步爭取自己的合理生活條件的話，相信這對於整個社會改革鬥爭來說將起着非常重大的影響及作用，這是我國婦女應該重視的問題。



我黨烏魯班丹支部黨員依布拉欣·馬士打里同志，

於去年十一月間與一批馬來同志被政治部無理拘捕，皆被誣指為“馬來亞共和國軍”之成員。當時，我黨曾指出：此舉是反動的行動黨政權及其法西斯軍警、政治部之惡毒想像，企圖使人民產生恐怖氣氛，而且此舉也仅是揭反動的行動黨政權及政治部之捏造之行事，企圖通過此種手段來污蔑我黨。

依布拉欣同志被控與“爆炸案”有關，於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高等法院護得無罪釋放。

高庭第一庭法官清楚地指出：“由兩名高級政治部官員所取之‘自供書’是難被承認的。依布拉欣是無辜被捕的。”高庭之裁判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反動的行動黨政權及政治部所採用之不負責任與強制的法西斯手法，企圖歸罪與誣蔑反對黨之成員。被捕者的“自供書”都是在拷問與恐嚇下所作出來的，高庭法官也指出了控告布拉欣是非法的。由此也証明了反動的行動黨政權所逮捕數百名反對黨、職工會、校友會、藝術團體、學生團體之領袖與幹部也是非法的。

我黨強烈譴責反動的行動黨政權與其屬下的法西斯軍警、政治部組織、不負責任及強制逮捕反對黨領袖。同時，我們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

"3.8"是國際婦女的偉大節日，是婦女要求解放，謀求獨立和爭取一切人權的紀念日。這偉大的紀念日是經過婦女們不斷地向不合理社會制度艱苦鬥爭而來的，因此我們紀念婦女節，是具有其意義的。

我們都懂得，几千年來，婦女們一直處在封建與半封建及不合理的舊社會裡得不到自由與平等，到處受束縛、侮辱。在這長期壓迫之下，婦女們慢慢提高了覺悟性，惟有把力量集中、組織起來，才能戰勝造成婦女不平等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十八世紀時代，由於機器代替了手工業，生產量增加了，世界各先進的國家的工業進展得特別利害，因此，造成了資本主義勢力的抬頭時，就產生了階級上的差別，人與人之間處於剝削與被剝削的現象，在情形之下，勞苦

階級是被壓迫與被剝削的對象，也是覺悟最高的一群，所以在進步的組織正確領導之下，各國工人進行階級鬥爭。

一八八九年，德國巴黎召開第二國際大會討論中心是國際"勞工保護法"，討論結果！規定八小時工作制，禁止童工，實行同工同酬。在同工同酬的問題上就自然牽涉到婦女參加勞動生產問題，我們婦女運動之母——蔡特金說明男女工資會有差別，因發生勞動競爭，資本家故意利用女工來壓低工資，對工人階級進一步剝削，如我們要解除這不合理剝削，就應與男工站在一條陣綫來共同保護工人的利益。她並說明，一個人的生活是否幸福，主要其經濟是否獨立，如靠別人養活自己，那就會長期做別人的牛馬與做奴隸，相反，要使經濟獨立，惟有參加勞動生產；婦女由於不能爭得平等地位，也是依靠丈夫生活的原故，凡是一些問題要靠少數勞工去爭取是不可能的，因此，男女工人更應團結一致爭取目標實現。

由於明確的指示，給於世界各國婦女很大啓示，所以在一九〇七年，婦女進步份子，在德國的司徒加蘭地方召集了一次代表大會，在大會閉幕後，蔡特金提議，設秘書處，於是，各地婦女有了正式婦女領導機關，各國婦女更積極推動進展了，不但歐洲各國，連美國的婦女也受影響。

一九〇九年三月八日，美國勞動在婦女芝加哥洋行，大規模的進行遊行示威，這行動轟動了世界各國，獲得大家贊揚，所以在一九一〇年在丹麥京城哥本哈根舉行會議，蔡特金即建議，規定每年三月八日為國際婦女節，得到大會一致通過，後來蔡特金也被譽為"國際婦女運動之母"。

一九一一年，婦女運動的浪潮，掀起了歐洲各國德、奧、瑞典、丹麥紛紛集會紀念尤其奧國維也納動員八萬女工參加遊行，第二年連英法等國主要資本

國家的婦女也舉行紀念這日子。



三八國際婦女節簡史

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七年在歐洲最轟烈紀念"3.8"節的算是蘇聯的勞動婦女，當時，由於在沙皇法西斯統治的時代，几十萬女工為了要求麵包，及不願其丈夫當兵保衛和平舉行遊行示威與皇家警察衝突，犧牲了很多姐妹，第二天，實行大罷工，男工也參加了這行動，給予統治者一個嚴重的警告。

在亞洲，慶祝"3.8"紀念日是在一九一八年日本開始，中國的婦女也不甘落後，一九二二年，當時，婦女認清自己求解放的道路，提出了反封建、反帝的口號，一九二七年，武漢舉行示威，參加者十幾萬人，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男女工資平等，產期薪工照發。

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鬼子侵略與壓迫更提高婦女的認識自己的崗位，參加了救亡工作三八在上海舉行了示威遊行。

一九四七年，由於國家發動了內戰，當時婦女紀念三八，提出了口號"保障婦女職業"。

在我們祖國——馬來亞過去在一九四五年和平初期英勇的姐妹們都團結在自己的組織周圍，聯邦各州都有婦女團體組織，尤其是星洲發展的更蓬勃，當時紀念三八節共同提出了反戰爭，反殖民地統治的口號，響徹了整個馬來亞，所有被統治的人民站在統一陣綫，為擺脫殖民地統治而努力。

但，由於各進步團體（包括婦女團體）聯合一致，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展開各種民主奮鬥，一九四八年，宣佈緊急法令，政府把所有的進步團體封閉或宣佈非法，一般進步份子，有些被逮捕，有些被離開自己的家鄉，甚至有些犧牲了生命，但，時代是不斷向前進的，國際和平民主運動澎湃影響及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生活中，人民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還要受不合理種種法令的迫害非人生活的痛苦，紛紛覺悟了進一步要求組織，而成了團結的必要性，進而以團結的力量改造不合理社會制度，才能取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正確對待婦女問題

※

郁華

※

我們是在階級社會中生活和進行鬥爭，必須建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必須學會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認識各種社會現象和一切社會問題。如果違背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拋棄了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那就不可避免要掉到資產階級那面去，不可避免要犯錯誤。

我們看待和處理婦女問題，也應當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採取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鬥爭的方法，決不能以“超階級”的態度來看待和處理婦女問題。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婦女問題，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從本質上講，是一個階級問題，只有當階級消滅的時候，婦女問題才會徹底地解決。

不同的階級，對婦女問題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資產階級的“婦女觀點”就同無產階級對婦女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資產階級把人的與人之間的關係都看成金錢的關係，看成是“現金交易”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都商品化了，甚至學問，人格，肉體和靈魂都可以當作商品進行“現金交易”。在資產階級份子的眼中，女人也可以當作資本和商品，他們為了發財，可以利用自己的妻子兒女去進行巴結，拉攏，把她們當作搖錢樹。為了錢而戀愛，為了錢而結婚和離婚，為了錢而打扮，為了錢而昧着良心做事……這就是資產階級婦女的處世哲學。資產階級婦女有時也從事所謂社會活動，但是只滿足於爭到幾個女職員，或爭到一兩個女部長，再不然就是空洞地提出什麼爭取女人“自由和幸福”、“打倒男人”、“變重男輕女為重女輕男”等等。調子儘管唱得很高，但是有一點却不提，即摧毀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點沒有提，而這恰恰是最重要和帶根本性的一點。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奢談什麼“婦女的自由和幸福”，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在階級社會中，婦女絕不是超階級而存在的，總是

屬於一定的階級的。因此，不同階級的婦女處於不同的階級地位，生活在不同的環境裡，具有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思想感情。

資產階級的婦女，是她們的丈夫的私有財產。她們的生活享受，是建築在剝削與壓迫勞動人民（包括勞動婦女）的基礎上的，她們總是同資產階級的男女一起壓榨勞動人民（包括勞動婦女）的。關於這點，只要問一問在資產階級家庭當傭人的婦女就清楚了。

至於受盡壓迫與剝削的無產階級婦女，她們的根本利益同無產階級男人是一致的，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往往同工不同酬，受盡凌辱和歧視，她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懷着強烈的不滿和刻骨的仇恨，她們強烈要求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打倒資本主義而獲得徹底解放。

在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而奮鬥的歷史階段中，勞動婦女爭取徹底解放的問題，是同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問題分不開的。婦女問題的提出，必須服從於整個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必須配合無產階級進行的革命鬥爭。

在我國馬來亞，目前還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我們所進行的還不是直接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而是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鬥爭，是屬於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在這樣的條件下，提出我國的婦女問題和從事我國婦女運動，必須配合和服從於民族民主運動的總方針與總的鬥爭任務。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脫離了這個原則而大談什麼“男女平等”、“爭取女權”、“走出廚房”，都是空洞、膚淺的、甚至是有害的。

基於上述原則，我們強調，必須發展婦女運動，並使它成為民族民主運動的一股重要力量。我們必須不斷啓發所有被壓迫階級的婦女的覺悟，使他們認清目前廣大婦女遭受壓迫和生活困苦的根本根源是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的統治，從而爭取她們加入民族民主運動。

正如無產階級是民族民主運動的領導力量一樣，無產階級婦女也應當成為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婦女運動可以爭取部份資產階級婦女參加，但是，我們必須努力防止和肅清資產階級的影響，決不能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待婦女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決不可以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而高談什麼婦女問題。至於提出“婦女的的生活目的”、“什麼才是婦女的幸福”、“應當如何選擇愛人”這類問題，如果是離開了一定的階級立場的話，那也是錯誤而有害的。

對於一個有覺悟的、參加了左翼運動的婦女來講，不斷地加強思想認識，建立堅定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立志把生命獻給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這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一旦有了堅定的革命立場，有了崇高的理想，有了頑強的鬥爭意志，那

（轉入第8版）

南越婦女戰鬥故事



賣椰子的老大娘



七大娘是一位靠賣椰子生活的中年婦人，一九四〇年，她的丈夫參加南越南折地區的革命鬥爭，不幸被捕，流放到崑崙島，死在那里了，給七大娘留下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小椰子園。這兒子受母親的溺愛，終日閑游賭蕩。抗法戰爭爆發後，兒子就離開了家，音訊杳然，母親的淚水幾乎要哭干了。

三年之後，兒子竟然穿着人民軍的軍裝回家探望母親，把七大娘喜得熱淚直流：“你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如果你爸爸還在……”

的確，兒子變得和以前截然不同了。他在人民軍隊里當了連長，指揮百把人！

這時，七大娘參加了戰士母親會。當游擊隊員出差時順道來看探她時，她把同志當自己親兒子看待，茶飯俱全，不過不留他們在家過夜，因為那時的七大娘還有點胆怯，害怕法國鬼子說“窩藏”游擊隊而燒掉她的屋子。

兒子住不上几天，就走了。一九五四年初，兒子又回家來了，身上兩處負傷，樣子也比以前蒼老許多。兒子還帶了五歲的小孫女回來，痛心的是媳婦却在一次戰鬥中被敵人的砲彈打死了。

停戰後（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法國承認了越南的獨立主權，越南恢復和平），在南方的抗戰人員要按日內瓦協議到北方集結。七大娘的兒子雖然夠條件，但他願留在南方。人民軍隊開赴北方集結不久，吳廷炎的軍隊就開來了。這班偽政權的美國軍隊乘人民軍隊遠離南方的時機，加緊在南方建立法西斯統治。

七大娘的村子來了一排偽軍，並且修築起一座崗樓。偽當局規定每個村民必須繳納兩棵椰樹，服役十天。

七大娘的兒子變得沉默了，他成天都在沉思。七大娘知道，吳廷炎的統治建立起來，老百姓要遭殃了。

事情果然一天比一天嚴重：

許多由過去人民政權分給農民的田地都被地主奪了去。

偽軍在村子里調戲、侮辱姑娘，搶劫老鄉們的雞鴨、水果。

前抗戰人員被捕和殺害的事件層出不窮。前人民政權的鄉政府主席二鉄被殺害了，七大娘的兒子為了避開敵人的逮捕而離家出走。

七大娘擔心二鉄的妻子孤寡無依靠，就讓她到自己家來住。七大娘病了，二鉄嫂像自己對待親娘一樣侍奉湯藥，共同的不幸遭遇把這兩個婦女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人民的反抗開始了！反對美吳集團的

傳單開始在村子里出現。一天上午，在村頭離偽軍崗樓約兩百米的三岔路口出現了一幅巨大的標語，屋頂上又不知是誰插上了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幟……

槍聲越來越多了。令人振奮的消息頻頻傳到老鄉的耳中，也傳到了七大娘的耳中：“游擊隊的同志們像抗戰時期那樣在被擊車輛。連美國‘顧問’都被活捉了……”

解放陣綫的宣傳和人民武裝鬥爭的消息，漸漸喚醒了七大娘的覺悟，她開始仇恨那些賊眼、穿着美式軍裝，只知從鄉親們那兒搶東西往口袋里塞的偽軍們。

有一天，一隊遭到游擊隊襲擊而潰退的偽軍，闖到七大娘的村子里來。這隊偽軍屬於花班軍，胸前掛着一枚十字架，以兇殘稱著。

其中的兩名偽軍闖進七大娘的家二鉄嫂一聽見腳步聲，便慌忙躲到後園去。

這兩個偽軍躲在屋子裏翻箱倒篋，總算找到了几瓶陳酒，後來又到後園去捉雞，逼七大娘殺雞煮飯侍候他們。

兩個偽軍大吃大喝，弄得几分醉意了。其中一個說道：

“喂，老太婆，你的女兒呢？”

七大娘驚惶地回答說：

“長官，沒有……”

偽軍哈哈大笑起來：

“沒有！附近有嗎？”

七大娘搖着道：

“我老了，整天不出門，那里知道！……”

但是，兩個傢伙不相信，馬上起身到後園去搜。他們馬上就找到了二鉄嫂。兩個畜牲就拼命地把二鉄嫂拉進屋子。七大娘想去救她，但被持手槍的偽軍猛力推開。

二鉄嫂一面咒罵，一面向那個年青的偽軍臉上擱一耳光。那傢伙一連挨了几下，眼睛直冒火花，但仍然一股勁把她按下。七大娘把頭轉過去，不忍這正在發生的可怕場面！……

七大娘突然嚇得縮成一團，因為她聽見劊子手在罵道：

“他媽的，這個賤人，胆有多大，敢這放肆？”

“剖開她看看就知道了，有什麼說的？”

就在這時，那個傢伙抽出刺刀。七大娘掙脫了身跑向後園。二鉄嫂那可憐女人驚惶淒厲的喊叫聲一直追隨着她，直到她摔倒在椰子樹前。她感到面前的景物都在旋轉。從前，聽見這幫畜牲剖腹取肝的事，她總是不太相信，現在，這駭人聽聞的事實就在這里發生，就在這間住了多少代，連殺死一隻雞都感到難過的老大娘破舊小屋裏發生了。

（轉入第8版）

〔接上第2版〕

辨別真偽，謹防假冒

就等於放棄了爭取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的目標，請問，這樣搞下去，還有一點點“左”的味道嗎？這有不被人民群眾唾棄的道理嗎？

我們認為，正像承認不承認“馬來西亞”是一個原則問題一樣，承認不承認星加坡的“獨立”也是一個原則問題，而不是什麼“方法”問題或“策略”問題。承認了假獨立，就等於幫助行動黨去欺騙與誤導人民，放棄了爭取真正獨立與統一的鬥爭，這是背叛原則立場、背叛人民與左翼的行徑，而蔣高二人所幹的就是這種行徑。不承認行動黨專制下的“獨立”，就意味着不承認行動黨政府在內政外交上有獨立自主權，意味着行動黨是英帝國主義的奴僕，意味着左翼要同行動黨及其主子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意味着左翼要為一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這里存在着兩條路線，兩種前途，一種是真正左翼堅持的鬥爭路線，是符合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路線，有着無限光明的前途；另一條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是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的路線，其前途是十分黑暗的。

我們曾一再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危險，而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又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歡迎，行動黨政府已經在公開上和暗地里扶植和助長右傾機會主義，它正在幕後積極推動一些左翼的叛徒和脫化份子，披上左翼與社會主義的外衣，臉上抹些紅粉，以“新的姿態”出現，組織偽左翼政黨，從而大搞分裂左翼陣營、打擊真正左翼、分化人民的團結的陰謀活動。行動黨也很可能助這個偽左翼政黨一臂之力，使它能擠進“國會”湊熱鬧，以遮蓋行動黨獨裁包辦的丑態。有鑑於此，我們呼籲全星人民和所有的進步陣營的朋友和同志提高警惕，隨時準備揭穿偽左翼政黨的陰謀。

真金不怕火，怕火不真金。真正的左翼必能在艱苦而偉大的群眾鬥爭中擊敗偽左翼。馴服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偽左翼政黨在人民革命運動面前，充其量也只能充當一個可憐的小丑角，它一定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一齊被人民趕出歷史舞台！



〔接上第7版〕

賣椰子的老大娘

一會兒，僑軍把七大娘拉起來，要她去砍椰子給他們喝。

七大娘低頭走進灶間取了一把砍刀，然後又回到後園。她邊走邊想如何殺死這兩個傢伙。仇恨的火焰燃燒着她的心房，好像誰給她增添了力量，她的手腳忽然硬朗起來。這時她的腦子也清醒了，不像幾分鐘前那樣驚惶無策了。

七大娘用鈎鐮割下一串椰子，非常快捷靈巧地削好幾個，並且用刀尖輕輕地敲椰殼，挖出銅錢大的一個小孔。兩個畜牲同時仰起脖子喝了起來，雙手捧着椰子，整個面龐都給椰子遮住了。七大娘只見兩條排紅的脖子，好似一對雞冠在那積滿垢泥和汗臭的衣領上跳動。她稍微有些悚然，但隨即很快地提起鋒利的砍刀，準確得像砍椰子，沒有一個傢伙來得及叫一聲。兩個做惡多端的畜牲就這樣一命嗚呼！七大娘見到滿地的血，她突然感到一陣暈眩和惡心。她連忙扔掉那滿是血腥的砍刀，癱坐在椰樹邊，緊緊地靠着樹干……在這一生中，她第一次手上沾滿了血。第一次拿起砍椰子的刀，不是砍削那美味可口的椰子，而是去砍死那曾經使這塊安寧的土地沾滿血的劊子手……

就在當天晚上，七大娘和她的小孫女在僑軍的幫助下，帶着從僑軍弄來的兩支槍，逃向解放區根據地。戰士們熱情地接待了她們祖孫倆。人們問她為什麼連雞都不敢殺的她，竟能殺死兩名強盜？七大娘感到很窘，不知如何回答。

也許人們會對這故事感到驚奇吧，因為越南的老大娘自古以來都是溫存、仁慈和寬厚的嘛……親愛的朋友們！現在她們仍然如此只是在美僑集團的黑暗統治下，不管如何胆小和善良的人都不能安穩地坐以待斃，因為她們再也壓抑不住心頭的仇恨，人們已經站起來了，那一雙柔弱的手也變得堅強有力了。

〔接上第6版〕

正確看待婦女問題

婦女也能對人民做出偉大的貢獻。婦女的最高幸福是什麼呢？和所有的英雄一樣——為人民、為祖國的自由解放而鬥爭——這就是婦女最大的幸福。



【小 啟】

茲因版位關係“續美帝將如何進攻中國”暫停一期，請讀者諒解。

編輯部啓